

鼠年说猫

商子雍

岁逢庚子,报刊上说鼠的文章多了起来,对传播知识、增添生活情趣,此类文字不无益处。但有一篇文章声称:“一味看到老鼠丑陋或坏的一面,未免有失公允,在鼠年到临之际,让我们多想老鼠可爱的一面吧”,却让人不敢苟同。当然,作为生肖文化中的一个符号,尽管可以创造出诸如“灵鼠送福”“祥瑞瑞丰”“鼠你第一”“非你莫属”“鼠钱到手抽筋”之类的吉祥话让人高兴,但对自然界里臭名昭著的害兽老鼠,要找出并进而喜爱它的“可爱”之处,在我看来怕是有点儿难。受这种论调的刺激,窃以为,立足于灭鼠除害(是灭自然界的鼠而非十二生肖文化中的鼠),在庚子年,猫这种可爱的小动物,倒是更应该说一说的。尽管如今在城市,猫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型为养尊处优的宠物,不再甚或不会捕捉老鼠,仅仅是在农村,还依然坚定履行着灭鼠的天职。

据《礼记》载,上古时期,每逢年终,人们都要举行一种名曰“腊”的祭祀活动,而猫,在被祭祀的八种神灵中,即忝列第四。“迎猫,为其食田鼠也。”由此可见,很久以前,猫的善除鼠害的本领,便深为人们所重视。

看重猫的又岂止是中国的古人。三千多年前,埃及人在远征苏丹的战争中得到了一些猫。这些猫来到埃及后,立即对在本地横行多年的老鼠大开杀戒,战果十分辉煌。埃及人喜出望外,对猫倍加厚待,政府颁布了禁止杀猫的法令,并设置机构,配备官员,加强对猫的保护。当时的埃及壁画上绘有猫的形象;在巴斯特女神庙里,猫更是被视为女神的化身,以猫身人头像的姿态,被供奉在那儿;而猫死后,还要涂上香油,制成木乃伊,在隆重的葬礼上,猫的主人无一例外会由衷地表达哀思……

猫在中国和外国人的广受宠爱,折射出了人们心中憎恨老鼠的感情。老鼠夺人之粮、毁人之物、传染疾病、搅乱清夜……可谓罪大恶极;而一只猫,一昼夜即可捕鼠二十只。宋朝的陆佃在《埤雅》一书中说:“鼠害苗而猫捕之,故从苗。”因憎鼠而爱猫,连猫字的构成,也显示着人们的这种感情。

不过,养猫之事,在大得之外,有时也会有小失。很多年前,我的一位朋友家里的猫,在奋力捕鼠的同时,也忙里偷闲地消灭了主人的一只虎皮鹦鹉,但这位朋友

并未因此而仇猫、逐猫。问其究竟,答曰:“不可因其小过而忘其大功。”由这件事,我又想起了明朝人刘伯温的一则寓言:赵国的一个人因家中鼠害甚烈,遂养猫一只。此猫倒也不辱众望,捕鼠甚多,但同时也接二连三地吃了家里的几只鸡。主人的儿子向父亲建议:“干脆把猫赶走算了。”父亲却说:“不可!鼠乃吾家大患,它们糟蹋粮食,毁坏衣物,打穿墙壁,咬烂家具,久而久之,会使我们家陷于冻饿的境地,这可比猫吃鸡更有害呀?我们少吃几只鸡,总比挨冻受饿强吧,为什么要逐猫呢?”这位赵国人在权衡猫的功过时所显示出来的辩证观点,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。

当然,大千世界,千姿百态,万事万物,优劣不一。古往今来,不好好捕鼠的懒猫也并非没有。曾读过前人的一首咏猫诗,作者的名字已经忘了,但具体内容还大略记得:“碧眼乌圆食有鱼,仰看蝴蝶坐阶徐,春风荡漾弄花影,一任眼前鼠化狐。”(最后一句的意思是:任凭老鼠在眼前像小鸟一样飞来飞去)其中所状绘的,就是在食有鱼以后不去捕鼠的懒猫。另外,据《新唐书》载,代宗时,洛州出现了猫给老鼠喂奶的反

常事,消息传到京城,一些佞臣以此作为“吉兆”,准备大加庆贺一番。但大臣崔佑却上《奏猫鼠议》,认为此事“可吊不可贺”。他说,猫不捕鼠,无异于执法者不惩邪恶,或边者不肯拒敌……说得好,这使我想起了在当代中国几乎是妇孺皆知的一句至理名言:“不管白猫黑猫,能逮住老鼠的才是好猫!”

行文至此,本已画上句号,但鉴于从网上看到的一些奇谈怪论,忍不住还想饶舌几句:前述与猫有关的说法,其核心是在强调,考察一只猫(当然,也可以理解为考察一个人、一个企业等等)的标准,只能是效益(包括物质效益和社会效益)的有无和大小,至于除此以外的这只猫身上五花八门的符号,诸如有无逮鼠大学的博士文凭、是否血统绝对纯正等等,则无关紧要矣!说法中的那个“逮”字也十分精辟,因为这个字,严格规范了获得“鼠”在手段层面的正当性,自然也就否定了“逮”以外巧取豪夺、坑蒙拐骗之类的歪门邪道。

笔走龙蛇

梅子熟时,我们相约南山

李郁

我对于梅的记忆,起始于儿时的歌声之中。很长一段时间,并没有见过真正的梅。我曾试图去探梅,但不知在何处探得。我曾经说:“我没有见过梅花。”听者惊诧:“你没见过梅花?”继而稍有停顿,若有所思,便说:“我好像也没见过。”于是我们探讨,或许梅花更多是生长在南方吧。梅花之所以有名,是因为文化的缘故。

后来,有一年春节,我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后院行走,忽有阵阵暗香扑鼻,原来有一株黄色的花树。人说是梅花,我便惊喜,当时正在雪后,我走近了观赏,果然是梅星点点。此后几年,我总是在春节前去那株梅花树。再后来,我又在古楼观讲经台上的殿堂前院,发现了一株黄色花的树,在雪中绽放。驻足的老道士说:那是梅花树。于是,我便思想,梅并非南方的特有,北方也是有的,只是少见罢了。

《辞源》“梅”字下注:果木名,早春花开,色有红白二种。白者初开时微带绿色,叫绿萼梅。开花后生叶。果实味酸,立夏后熟。生者青色,叫青梅;熟者黄色,叫黄梅。古代用作调味品。《诗·召南·摽有梅》:“摽有梅,其实七兮。”根据这样的解释,梅有红白两种花色,那么,我所见的梅究属何种梅呢?是不是梅呢?我不得而知。但在西周时期,梅已经是入诗的题材,被广泛颂扬,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
古往今来,梅诗、梅画、梅瓶等等,以梅为题材的艺术作品,借了梅的清香高洁、傲雪凌霜抒发高贵的气质之性,梅从而得与兰、竹、菊并列,入“四君子”之首,与松、竹结为“三友”,岁寒而不失本色,因而为国人,尤其是国之文人所赞赏。于是梅便深入了人心。国人钟情于梅与梅文化,流传有大量的诗词书画,轶闻趣事。文人雅士以咏梅、写梅、养梅为乐,怡情养性,成为传统美学的一大门类。然而,流传至今,能够做普及梅文化的书籍却并不多见。

腊月,正是腊梅盛开的时节,怎么我说那“梅子熟了”呢?梅子并没熟,梅花还在盛开,但是我手中有一本书《梅子熟了》,是2020年我收到的第一本样书,也是我来陕西旅游出版社后出版的第一本书。它描述了梅的自然属性与梅文化的历史特征、艺术贡献和社会影响,优美的文字与传统诗画相结合,赏心悦目,弥补了我的知识欠缺,而且其中说,不久,南山将会有一处梅苑,养育许多的梅花,届时,我们相约南山,青梅煮酒,黄梅佐餐,杯中映山水,眼前唯知己,岂不美哉!

诗曰:
南山有梅,其实七分。请我吉士,乐其时兮。
南山有梅,其实三分。请我吉士,享其今兮。
南山有梅,其实筐兮。请我吉士,载其归兮。
此为记。

同困难肉搏

苏兆强

现代化的宏图哟,已点亮地摆上祖国的案桌,那只是纸上的美景,要实现须奋战千万个回合。面临的困难,犹如河中的石头又大多,进行的改革,很多瓶颈还没有破。

但我们不怕,因为太阳和月亮是助阵的金鼓铜锣,伟大的理想,已在人民心中燃起熊熊烈火。困难的碉堡,纵有铁皮铜壳难以攻克,意志的钢锤,一定会把一切困难砸成粉末。

我们不怕,因为长江黄河为我们祝酒大壮行色,崇高的信念,在我们的血脉中涌起万顷洪波。无论困难多么顽固、多么凶恶如鬼怪妖魔,我们是过河卒,敢于与那些车马炮展开肉搏!

我们不怕,因为五星红旗炽热了肝胆和魂魄,顽强的斗志,已铸成我们坚忍不拔的性格。无论困难多么强大或像泥鳅一样难以捕捉,我们的斩妖剑,一定将它们碎尸万段血流成河!

我们不怕,因为亮赋了我们自信坚定沉着,奋斗的精神,使我们有百分之百的胜利把握。无论困难多么复杂、多么普遍藏在各个角落,也要把它掀上擂台,敲碎它长角的脑壳!

我们有曾经失败的教训,甚至相当深刻,深刻使人清醒,今后每一步都不莽撞不会出错。我们也有成功的经验,而且生动丰硕,每个环节和步骤,都会节节胜利一路凯歌。

困难是顽石,就把它切割成方砖加高楼厦的底座,困难是沙漠,就用青山绿水为它披上春天的颜色。困难是高山,让它在铁鞋打磨下乖乖俯卧,困难是大河,用双桨征服它的巨浪洪波。

时代发展到今天,困难也有了“中国特色”,它潜入精神领地,用柔软的方式行凶作恶。打着假恶丑的旗帜招摇过市打家劫舍,欲火已烧得人急功近利飞蛾扑火。

与精神的鬼魅较量,不亚于战场上的肉搏,不过,我们有了强大而正确的御敌对策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尚方宝剑降妖除魔,它具有原子弹的威力,一切困难都休想存活。

《向困难进军》,曾是诗人郭小川的杰作,那诗句的炮口至今仍仍在喷吐烈火。中华民族能从黑暗中一路胜利走向新中国,也必能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果!

在炎黄子孙眼里,一切困难不过是沙粒一颗,在中国人民心中,天大困难不过是冰雪一坨。我们的热力、毅力和伟力能扭转乾坤、搅动银河,战胜每个回合,我们已做好准备!



攀 祝 赫 摄

最近拜读了一部《秦岭摄影作品集》,这是邵勇老先生倾注六十多年心血集结而成的西府自然景观、人文民俗摄影作品集,摄影艺术造诣深厚,具有长远的历史存留价值。

《小街初醒》《太白苍穹》《陕西民间艺术》等一幅幅享誉中外的艺术摄影作品,影像视觉冲击力和艺术魅力,赏析之余,使人神清气爽、意蕴犹存,感悟到了作品强大的震撼力。《踏墙》《大修水利》《碾麦场上》打开了尘封的西府记忆,《社火脸谱》《刻版》《大锅盔》《花窗花帽子》《泥塑上色》《农家唱大戏》为西府民俗写实立传,《种瓜老人》《木枪》《千河老碗饭》记录了陈仓的民生社会……

邵勇先生六十多年来以“秦岭”为笔名,在全国摄影刊物和百余种书、报、刊上发表摄影作品1300多件,18件作品在比利时、法国和日本展出。六十多年来,老人的足迹踏遍了西府大地的山川沟壑、村落街道,用饱蘸激情的影像,记录了陈仓的大地人文和自然景观,尤其是对宝鸡地区民间非遗故事的无限热爱,使社火、皮影、面塑、泥塑、木版年画、刺绣、剪纸等灵动起来,承载了厚重

那份执着

范源

的民生思考和记忆。上个世纪90年代,我在华宝扩印部多次见到邵老。他在扩印机前端详着刚下线的照片,目不转睛。为了冲洗一张照片,他不厌其烦地与扩印员进行交流,色彩还原、锐度钝拙、清晰明暗等一个个细节,还原影像中的每个元素,就像精心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。老人对艺术的执迷和追求,给许多摄影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,也在潜移默化中鞭策我如何做好新闻摄影工作。

在此后的岁月里,繁华的闹市、寂静的乡村小道、农村交流会和庙会、西府工艺品制作基地等,总能看到邵老单薄瘦削的身影,背着摄影包,或凝神思考,或举目遥望,或拿起镜头聚焦。他神情专注地在光与影的世界里尽情遨游,将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和感悟,化作精妙绝伦的摄影精品。

宝鸡摄影界老前辈石玉琇在为邵

老三个子女出版《秦岭摄影作品集》题写的序言里,有这样一段话:“邵勇老师是一位理想主义者,永远充满童心,时刻都有憧憬在心。所以,他的追求高于时代的同行者,他的意境高于社会现实。即使是到了晚年,他还那么拼着精力和时光,力争把理想变为现实。”在邵老生命的最后时刻,还在整理、编辑他一生的图像,尤其是费尽一生心血拍摄的宝鸡民间非遗故事……

将理想变为现实,需要艰辛的付出和努力,经受寂寞煎熬的韧劲和踏平坎坷的勇气。从事企业新闻摄影工作二十多年来,邵老的精神一直鼓舞着我。每当我感到疲惫和迷茫的时候,就想起邵老在摄影培训讲座上的话:“一幅好作品,那是真实融入了拍摄者的思想轨迹,定格历史瞬间,展露了摄影者的意境和格局,也艺术化地记录了自己的创意和追求。执着,永远是干好任何工作的前提。”

《秦岭摄影作品集》追忆了老人的情怀和担当,也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宝鸡非遗精神,激发更多摄影爱好者用镜头关注民生,记录和歌颂伟大时代的热情,执着前行,永不止步。

夜思

杜航

深夜,思绪像花
在黑夜里开成漫天的星星
开成孤独与失眠

请原谅我面对一轮月亮
不敢叫出你的名字
我害怕一发声,想念就随之长一截

月光一照文字就显得矫情
比如故乡,比如爱情
有时候说出来还会打湿了眼眶

我想写风里的落叶
和那年冬日我们看过的雪
却发现越写越像你的名字

所以沉默,脸颊绯红
等待着,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
然后躺在雪地里
历数繁星和你的故事

秋风吹过褒河谷

梁玲

晚秋,阳光温暖的正午,带着长途跋涉的满面风尘,我来到褒河谷,徜徉在亘古不变的青山绿水中,满心期待着与飞涛如激浪的激流、曲折蛇行辟奇观的褒斜栈道、火烧水激的石门隧道和国之瑰宝的摩崖石刻劈面相逢。

秋风从千百年前吹来掠过我的面颊,我斜倚褒谷栏杆,凝神谛听风中的历史风云。建安二十年那天,曹操一行乘舟溯河而上,游览褒河风光。那时褒河的水,像一头凶恶的雄狮,又像两军交战,千军怒吼,万马嘶鸣,咆哮着、怒吼着,向河中阻挡它前进的巨石撞来,顿时浪花飞溅如激雪,看得曹操不由得心荡神怡,触景生情,索来文房四宝,挥笔写下“褒雪”二字。随从提醒,“褒”字少了三点水,曹操挥手一指滚滚激流:“一河流水,岂缺水乎?”随行之人这才如梦初醒,恍然大悟。然而,他们何曾了悟一代枭雄书写“褒”字的真实用意?《周礼·春官·司服》记载,“褒”有“褒衣”“褒冕”“褒

龙袍”之意,而“褒衣”“褒冕”“褒龙袍”是帝王之专用礼服。所以,曹操写“褒”字旨在抒发澎湃在胸腔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帝王之气。

秋风吹过褒河谷谷口,我看见谷口的水被拦截修建成水库,曹操的褒水已化作一片波澜不兴的水域。晚秋温暖的阳光下,远处山色空濛,眼前水波潋滟,像一块纯蓝、晶莹剔透的美玉,映照着蓝天、白云,水畔的绿树和山花,映照着古褒国的锦绣芬芳和那团解不开的历史谜团。

褒姒,一个流传千古的女子,几乎人人都知道关于她“千金一笑”“烽火戏诸侯”的典故。坊间骂她是亡国妖姬,是红颜祸水;《诗经》也说“赫赫宗周,褒姒灭之。”竟连司马迁也在《史记》中说“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,而幽王之乱也淫于褒姒。故易基乾坤,诗始关雎,书美厘降,春秋讥不亲迎”……流传于坊间的传闻,写于简牍中的文字,合力将她绑在

历史的耻辱柱上,留下千古骂名。

风中传来一个女子的叹息声。我知道那悠长的叹息声,从2791年前的西周穿越而来,游荡在褒河两岸,化作天上的白云、山间的绿树、溪边的野草、崖畔的山花。我在褒河谷四处游走,寻觅那女子的声音和她的足迹。我在历史的断篇残简和小说杂记中翻检,希望觅得解开心中疑团的只言片语。

秋风吹过褒河谷,我在风中,沿褒河上行,便看见石壁上排列着一个个石洞,长蛇一般蜿蜒在河谷,那就是褒斜古栈道遗迹。古人为了翻越秦岭,沿河谷悬崖凿孔,横木为梁,立木为柱,上铺木板,装上栏杆形成栈道。在穿越秦岭的四条古栈道中,褒斜栈道是历史上开凿最早、规模最大的栈道,与万里长城、大运河齐名。看着那一个个排列整齐的石洞,我似乎看见张良火烧栈道书“玉盆”,萧何月下追韩信,“明修栈道暗度陈仓”,汉王刘邦得以成就大汉帝业;我看见诸葛亮六出

祁山北伐,最后一次率军经褒斜道,与司马懿对阵,历经失街亭、斩马谡、设空城计,最终功败垂成病殁于五丈原……

时光流逝。笼罩在褒河上空的战争烟云渐渐散去,曾经活跃在褒河谷的褒姒、刘邦、张良、萧何、韩信、曹操、诸葛亮等风云人物,早已消失于褒河的烟波浩渺中。宁静、安详的褒河谷,我在新修的红桥上徘徊,看青山巍巍,绿水悠悠,清晰地感受到时光正在一点点流逝,如同生命的流逝,不可逆转。

午后的阳光越发和煦,温柔地照着我,阳光是旧时的,如同吹过褒河谷的秋风,穿越千百年时光,与我肌肤相亲。此刻,我听到了风中的歌声:

暗淡了刀光剑影
远去了鼓角争鸣
眼前飞扬着……

履痕处处



鼠肖形(庚子大吉)

蒋绍廷 篆刻